

历史观的新突破

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陈明远 金岷彬 (B.Jinmin) 著



人类的第一个时代不是石器时代，而是木—石器时代
八卦起源于原始陶文数符，且是十进制而不是二进制

**彻底否定西方的三分期学说
中国考古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观的新突破

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陈明远 金岷彬 (B.Jinmin)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观的新突破：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 陈明远，
金岷彬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4
ISBN 978 - 7 - 203 - 08487 - 7

I. ①历… II. ①陈…②金… III. ①原始社会 - 世界史 - 研究
IV. ① K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7541 号

历史观的新突破：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著 者：陈明远 金岷彬

责任编辑：李 鑫

装帧设计：刘彦红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05 千字

印 数：1 - 3 000 册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8487 - 7

定 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提 要

近几年来，原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陈明远和从事文化史比较研究的旅美学者金岷彬（B. Jinmin）发表了系列论文，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新观点，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得到重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件大事，必将带来深远影响。

这里介绍一下“三分期悬案”的来龙去脉。

19 世纪中叶，人文 - 社会科学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国际历史和考古学术界掀起一场革命，以丹麦学者 C. J. 汤姆森（Thomsen, C. J. 1788 ~ 1865）为代表的欧洲历史考古学家们，提出“三分期学说”，把“史前史”分为三个时代：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从而奠定了欧洲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C. J. 汤姆森出任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为了安排馆藏的古物陈列，他按照当时欧洲考古发掘出的石器、铜器和铁器三大类出土文物，布置一系列的展览柜。1836 年，他介绍这种“三分期”陈列法，试图通过历史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当时的学术水平看来，它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所以先后被学者们接受，逐渐对欧洲学术界产生影响。后来，欧美考古工作者们把汤姆森的“三分期学说”应用于田野考古遗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到的地质层面关系进行论证，使“三分期学说”得到普遍认同，发展成为历史考古研究的一个指导思想。20 世纪，以汤姆森为代表的“三分期学说”写进了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并且在全世界的历史



博物馆展览厅获得应用。“三分期学说”明显受到林奈（Carolus Linnaeus；Carl von Linna，1707～1778）生物分类学的影响，并且有力的支持了当时刚兴起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演化论，从而风行一时。百多年来，全世界的历史考古学界，都是在“三分期学说”的总体大框架内，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和历史理论研究的，未曾逾越雷池一步。

但是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学者陈明远（还有其他几位，如旅美华人学者金岷彬、冶金学家张以诚、美学家林少雄等）对于“三分期学说”提出了挑战。

陈明远等学者认为：百多年来的考古学、历史学进展表明，人类的第一个时代应该是木器、石器和“木石复合工具”并用的“木—石器时代（Wood—Stone Age）”，而不是单一的“石器时代”。

从原始社会一开始，木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就同等重要，并且还相互结合，共同发展起来，可谓“木石前盟”。木与石结合的复合型工具，发挥了比简单石质工具更强力 and 重要的作用。考古学提供了原始社会曾广泛使用木石工具的一些证据。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提供了先民曾普遍使用木石工具的旁证。石器的制作，有时反而需要由木器来进行加工。木质棍棒、投枪与粗糙石器同时出现；石斧、石矛都必须装置木柄；投石索、投石器、弓箭、带柄细石器的刀、匕首、枪、刮刀、刻刀、木石锥子、木石锤子等，都是新型的木石复合工具。弓箭是人类技术的一大发明创造，也是木石复合工具的一个典型，这一远射程狩猎和战斗工具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原始纺织器械是木石复合工具的又一个例证。捕鱼业——装有石网坠的渔网以及用细石器组成的倒刺和尖头的鱼叉，也属于木石复合工具之列。先民又发明了用石燧、木燧取火的技术。史前农业革命的主要农具也是木石复合器，且以木质农具（如耒耜等）和汲水农具——水井、桔槔为主体，石质农具为辅。在建筑方面，自古以来一直是木质与石质相结合，由此加工而成的住房与车船交通等工具为人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现代。

过去所谓“新石器技术”的唯一特征就是“磨制”技术，区别于旧石器的“打制”技术。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穿孔技术和切割技术。为制作各式各样的木石复合工具，首先就要将木质和石质材料牢固地结合在

一起。结合的方式有：(1) 用绳索捆绑，(2) 用胶体粘接，(3) 挖槽嵌入，(4) 开榫卯楔合，(5) 打孔穿扎。无论切割技术还是穿孔技术，都必须使用木质（包括竹质）工具。由此可见，“新石器技术”的加工制作离不开木质工具参与，它本身就是木石复合技术。

这些都表明：在木石复合工具时期，人类的智力发生了飞跃突变，加速了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从“现代人”的进化看，木石复合工具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历史意义。对“木—石器时代”进行全面深入论证，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重点是“木石复合工具”这个概念。二百年来“石器时代”这个片面的说法，容易导致人们忽视木制和木石复合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只见石质残骸而忽视全体真貌，导致历史观念的偏斜，失去了认识的完整性和深刻性。

因此，本书作者建议用术语“木—石器时代的木石并用时期”代替旧石器时期（Palaeolithic Period）表示人类进化的能人与猿人（直立人）阶段；而用“木—石器时代的木石复合工具时期”代替中石器和细石器时期（Mesolithic and Microlithic Periods）表示人类进化的智人阶段。

而且，本书作者提出，在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实事求是地增加一个“陶器时代 Pottery Age”。陶器是火技术（热力加工）的产物，而火技术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领域。制陶业的火技术远比木石工具的打制技术、磨制技术（冷加工）更复杂更高级，而且是后世青铜技术的基础，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野蛮氏族社会高级阶段的最主要标志，是陶器的制作与广泛使用。人类史前史的陶器时代，早在中石器时期就开始形成，而陶器一直跟青铜器同时使用，甚至延伸到铁器时代，时间跨度远远超越出新石器时期。陶器时代分期的根据是：制作陶器的方法和设备；陶器本身的特点。陶器时代可分为七个时期：其中第一至第三期是旧陶器时期，第四至第七期是新陶器时期。第一期：萌芽期（与中石器时期交叉），第二期：出现陶窑，第三期：流行彩陶，第四期：（新陶器早期）普及陶车，第五期（新陶器中期）黑陶和白陶，第六期（新陶器晚期）硬陶兴盛，第七期（陶器早期）。

古代汉字的起源与原始陶文密切相关，八卦由陶器时代的数符占筮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八卦起源于原始陶文数字。陶器技术促进了史前



社会大分工。制陶业是当时最重要的分工部门。陶纺轮、陶网坠、陶刀、陶镰、陶锉等，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陶器时代，祭祀主要使用陶器，青铜礼器完全是由陶制礼器发展而来，夏商周的礼器中，青铜器与陶器同时并用。只有少数较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青铜器，而在整个青铜器时代，平民日常都使用陶器。陶器对于“禮（礼）”的作用，是任何石器都无法代替的。夏商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原型乃是陶器，或由陶器形制发展而来，如陶鬲、陶缶、陶杯、陶盘、陶盆、陶鼎、陶豆、陶爵、陶尊、陶簋、陶甗、陶甗、陶甗、陶觚、陶觶、陶盂等，就全都是青铜鬲、青铜缶、青铜杯、青铜盘、青铜盆、青铜鼎、青铜爵、青铜尊、青铜簋、青铜甗、青铜甗、青铜甗、青铜觚、青铜觶、青铜盂的初始型或原型。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与“范”。陶窑是陶器制造最关键的技术因素。如果没有陶窑装备，就不会有成熟的陶器，也不会有后来的青铜冶铸业。几千年间，陶窑发展经过了露天堆烧的“无窑烧陶”、连通灶坑的“室内烧陶”以及横穴窑、竖穴窑等几个阶段，最后形成了集中制陶的陶器作坊区，制陶业发展为史前占首要地位的作坊手工业。

木—石器时代向陶器时代的过渡，就是从游动的攫取天然产物的掠夺经济，转变为定居的以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经济的过程。使用陶器是人类定居的必要条件。陶器的发明，促进了史前社会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此外，现代考古成就表明：在全球大部分文明发源地，青铜器时代已接近或进入了文明社会，“冶炼铁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从而，“史前考古学”的主要划分应该是：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和青铜器（或金属器）时代。全球只有少数地区（如西欧、北欧等）在使用铁器以后还停滞在野蛮阶段。

陈明远等学者提出的新观点，把史前史三分期修正为：（1）木—石器时代、（2）陶器时代、（3）青铜器时代。这是三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一系列探讨的延续和深化。

目 录

人类的第一个时代是木 - 石器时代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一	(1)
史前农业革命的主要农具是木石复合器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二	(21)
从现代人的进化看木石复合工具的历史意义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三	(46)
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四	(79)
陶器时代的分期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五	(110)
八卦起源于陶器时代的数符卦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六	(136)
陶器时代：“禮(礼)”的起源和发展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七	(160)
陶器促进史前社会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八	(184)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陶器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九	(214)
西亚陶器时代也经历近万年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十	(241)



陶窑发展史:从陶窑到青铜器的冶炼铸造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十一 (255)

附 录

评论文章选

评论(一):关于全盘修正三分期学说的讨论(综述) (284)

评论(二):历史考古理论的一个新突破

——“陶器时代”:对于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 (294)

评论(三):全新世与陶器时代

——评陈明远、金岷彬:《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 (297)

后 记 (302)

跋 (307)

人类的第一个时代是木 - 石器时代

——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一

【内容摘要】在史前史三分期的第一个时代，木质工具跟石质工具同等重要、同时发展，而且经常并用——木头与石头结合起来的复合型工具，发挥了比简单石质工具更强力 and 重要的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木质非常容易腐烂，所以木器或复合工具的木质部分遗物的留存极少，但是考古学提供了原始社会曾使用木制工具的一些证据，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提供了先民曾普遍使用木器的旁证。石器的制作，有时反而需要由木器来进行加工，如“软锤技术”就是一种用木棒打制石片的方法。原始社会的先民最初是将木器与石器并用，后来发展到同一件工具上同时采用石质与木质材料，成为木石复合工具。实际例证之一就是从手斧到石斧的演化。细小石器是随着木石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如果没有时代更早的木石复合工具的发明，也就不可能有为镶嵌使用的细小石器的出现。木石复合工具有：用细小石片镶嵌在木柄上的刀刃、匕首、枪头、箭头、刮刀、刻刀、木石锥子、木石锤子、尖形器、钻孔器、刮削器、切割器，等等。弓箭是人类技术的一大发明创造，也是木石复合工具的一个典型；原始纺织器械是木石复合工具的又一个例证；捕鱼业——装有石网坠的渔网以及用细石器组成的尖头和倒刺的鱼叉，也属于木石复合工具之列。由此加工而



成的木制住房与车船交通工具，等等，为人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现代。

总之，人类进化到智人（包括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即“古人”与“新人”）以后的几万年间，“木石复合工具”起了重大历史作用。远古从来没有过一个只单独使用木质工具而不用石质工具，或者只单独使用石质工具而不用木质工具的历史时代。因此，过去所谓的“石器时代 Stone Age”应该修正为“木-石器时代 Wood - Stone Age”（代替过去所谓的旧石器与中石器时代 Palaeolithic and Mesolithic Periods）、“陶器时代 Pottery Age”（代替过去所谓的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Period）。

【关键词】木质工具；石质工具；软锤技术；木石复合工具；弓箭；房屋；舟船；车轮。

问题的提出

不少学者推测过，几百万年前的原始人，首先利用的是木质工具——到处唾手可得的树干、树枝，然后才利用石质工具。因此，多年来好几次有人提出：在石器时代之前，首先有一个完全使用木质工具的“木器时代”。但是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上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最长，占99%左右，至于在石器时代前要增加所谓的“曙石器时代”或“木器时代”等提法，缺乏实证材料的依据，也没有说服力很强的阐述，所以至今得不到承认。

人类最初究竟是使用木质工具为主，还是使用石质工具为主？原始社会在石器时代之前有没有一个大量使用木器而很少使用石器的时代？至今难以断定，更未见可靠的文字记载。单凭幻想无法解决难题，得不到“非此即彼”的确切答案。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成了问题。

从类人猿到直立人再到智人的进化阶段，在求生存的过程里，人类逐渐学会了使用天然材料作工具。例如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等人对黑猩猩的研究，发现类人猿能够使用自然工具；猿人进而利用天然材料有意识地制造简单的工具。所以，制造和使用简单工具不再是“从猿到人”的分界线。而最早的工具必然是木与石并用。

实事求是地说，许多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可证明：原始社会的木质和石质工具是同等重要、同时发展而且经常并用的。所以，现在并不着眼于“石器与木器孰高孰低、孰前孰后”的争执，而是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两者各有重大作用，它们相辅相成，史前先民获得了比单一的木质工具或单一的石质工具更为有效的、木石工具共用的生产力。不妨借用《红楼梦》里一个著名的语词——“木石前盟”来比喻史前的木石工具共用。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大自然给予他们既有木头又有石头来制作工具的条件，先民自然而然地使用这样的资源，远古从来没有过只单独使用木质工具，或者只单独使用石器工具的历史时期。我们说北京猿人狩猎使用木棒，这是合理的推测。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南方古猿，狩猎已用木棒，有人观察了和南方古猿一起发现的 58 个被打破的狒狒头骨——伤痕常常在前额和头骨的左侧，因而认为南方古猿多使用右手。

至于“石器时代”这个片面的说法，容易导致人们忽视木质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导致历史观念的偏斜。由此，本文着重阐明“木石复合工具”的重大历史作用，并且建议：采用“木 - 石器时代 Wood - Stone Age”的说法，代替单一的“石器时代 Stone Age”这个术语。比较起来，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合情合理。

原始社会的木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同等重要

大约在 150 万年前，进化产生了直立人（Homo Erectus），活动范围由非洲扩张到欧亚大陆。以周口店北京人为例，考古学家从他们居住的洞穴中发现木炭、灰烬、烧骨等痕迹，显示人们当时已经能够使用火，也会砍取树木作燃料。考古材料表明，当时原始人猎取野兽，并采集野果充饥，同时利用了石质工具（石块）和木质工具（棍棒）。

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Vedel. Simonsen）在他所著的《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会使用铁。”^[注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指出，人类使用工具的进化顺序是：“由粗木棍和打制得很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过渡到制造石斧……最后过渡到应用金属。”恩格斯也认为，人类“最初的武器即棍棒和戈



矛。”^[注2]“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在人用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注3]

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在论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生产工具时也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还应该是木棒和火把。”又说：“按狩猎武器的发展，最早使用的不过是木棒、火把和石块。这段历史占的时间最长，进步的缓慢使人难以置信，但这又确是事实。”^[注4]

应该说，从原始社会一开始，木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就同等重要，并且还相互结合，共同发展起来。

木制工具、武器（棍棒、戈矛、投枪）与粗糙石器同时出现

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木质容易腐烂，木器或工具的木质部分不可能像许多石器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所以，木器遗物或遗迹的留存极少。但是现代考古学终于提供了原始社会曾使用木制武器的一些证据。

在非洲早更新世（约 100 万 ~ 300 万年前）的静水堆积中，发现过木质的工具。当时只有粗糙的石片为狩猎工具，还没有石制手斧。非洲坦噶尼湖南端卡兰博瀑布附近，曾发现一批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木器，经加工成单尖或双尖的木棒和短木锥，这是迄今考古所知最早的木质工具遗存，距今至少 20 万年以上。卡兰博木器遗物的发现，表明非洲古人类大约在从距今 300 万年至 10 万年的时期，已掌握原始的木器制作利用技术，并使之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原始的日用制品。到木 - 石器时代中期，木制品的制作、利用获得进一步发展，东非桑戈文化的大型手斧、高背刨刀、侧刮器等石制品被认为是当时加工木器的配套工具。

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是欧洲旧石器时期的早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英国埃塞克斯的克拉克当露天遗址而得名，分布于英国和法国北部，在德国东部、匈牙利等地也有类似的遗存。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克拉克当文化还没有手斧，石器的典型特征是石片厚而粗大，使用硬锤直接打击或碰砧技术获得石片。然而，在克拉克当遗址（距今 20 万年前），发现了木矛。^[注5]

“欧洲已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其中一件是一个紫杉木的木矛的木梢，……另一件也是一个紫杉木做的矛头，尖端是用火烧法硬化过的”。^[注6]

古椰贝丘发现有尚未完全腐烂的人类加工的木器，为一根圆形木棍，其前端已经被大火烧去大部分，形成一个圆锥形状。这是远古先民用来生火和烘烤食物的工具，表明当时人们已懂得用生火烤食物。

本文作者对上述文献提到“尖端是用火烧法硬化过的”作一点技术分析。我们认为，要使木棍棒获得尖锐的矛头，一种办法是可以在粗粝的石头上将木棍磨出尖头；另一种办法是，如果将棍头局部火烧，外层燃烧炭化后容易磨去，芯部未烧保留了木质的本来硬度，在磨削后得到了保留。火烧木棍头再磨成尖矛头的办法，显然比从“生木料”直接磨制，容易得多。由这个考古实例再展开，在讨论远古先民的使用和制造工具时，要特别加进“火”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因素。考虑到采集和添加燃料、控火用火（拨火棍、架空燃柴使通风烧旺，或者用灰烬掩埋住火种，或者掏取出埋在热灰里焙熟的食物）等劳作，就能体会到燃火作业里同时离不开木质工具与石质工具。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是欧洲、西亚、中亚和东北非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在西亚的卡尔迈勒山发现一具木矛致伤的遗骸，也提供了原始社会使用木矛的证据。这表明：旧石器时代，先民普遍使用木制的矛。学术界公认：大约距今 20 万年前普及了木矛。考古发现，在这前后，直立人开始使用一种阿修尔手斧（Acheulean handaxes），并制造简单的木质和石质工具，从事打猎和采集活动。^[注7]

大约到了 10 多万年前出现了“飞石索”。距今 3 万多年前出现了石矛头。这种复合武器（石矛头 + 木棒）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上注4]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姜寨遗址，都出土了原始先民使用过的一些石斧。

1974 年南浔千金乡出土了带柄石斧（今藏湖州博物馆）。

2006 年马家浜文化余杭遗址出土了 7000 年前的带柄石器。考古人员在浙江马桥文化原生遗址附近的沙塘，出土了两件良渚文化遗物——带柄石斤（锛），其中一件保存基本完好，木柄长约 50 厘米，石斤（锛）约 20 厘米；另一件石斤与木柄分离，但木柄上有孔，插进石斤，正好匹配。

2006 年，考古人员在广东省佛山古椰贝丘遗址中发现三件尚未腐烂



的人类加工木器。

其中第一件为木槌状工具，手柄处有明显的砍削痕迹，经判断该器具为古人敲击坚果的木器。第二件为一根圆形木棍，前端已被大火烧去大部分，这是古椰贝丘古人用来生火和烤食物的工具。第三件方形木板上为数个人为钻出的孔洞，专家初步分析似乎为古人划船用的船桨。

2001年，山东出土了原始人使用的石质与木质工具。在临沂市罗庄区侯家三岗村发现了10万年前的旧石器，又发现木质工具——木制手棒。这一木质工具已部分被破坏，现有长度61厘米，直径9厘米。其表面明显有打凿痕迹，断面年轮清晰可辨，木棒内部充填有灰绿色粉沙，专家们认定，它是猿人用以保护自己和打猎的工具。历经万年保存至今的原因是，这一地区黄土剖面上部有厚达六米多的覆盖层，封闭较好，下部又有石灰岩阻挡了水分的渗透，保持了沙砾石层湿度，另外水分相对稳定。^[注8]

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提供了原始社会曾普遍使用木制武器的旁证。“澳洲土人常使用投枪，其形状亦有种种，长约三英尺之棒，其一端附之以柄，他端则附以木钩，此为主要形式”。此外，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之武器仅有极长之竹、木枪，以鸵鸟之毛羽装饰之，其尖端则附以尖锐之木枪刃”。^[注9]

木棒软锤技术打制石器

有些学者认为：“人类对木制工具的使用，不会比石制工具早；同时，木器的加工和修理，也只有在使用石器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原始人的主要工具应是石器。”^[注10]然而，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考古证明：石器的制作，有时反而需要由木器来进行加工。

在制造石器时，有一种用木棒打制石片的方法，叫做“软锤技术”。就是以木器作为打击锤，来进行打片和修整石器的技术。在西方，从阿舍利文化（Acheulian）开始，软锤技术逐渐得到普遍的使用。^[注11]

阿舍利文化是在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各地都有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一般认为该文化的石制品是由直立人制造的。但较晚的阿舍利文化已与早期智人共存。阿舍利文化的代表性石器为手斧，它比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

lian) 的手斧进步, 是因为使用了木棒的“软锤技术”打制成高品质的手斧。^[注12]

软锤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打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西方旧石器文化中, 利用木器的软锤技术, 随着手斧制作技术的发展而普遍推广。

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方法大致有五种, 其中的“间接打击法”, 是在选择好的一块石料上面放置一根木棍, 然后再用力捶击木棍, 把重力传递到石料上, 使其剥落下石片。这里就需要有木棍来进行加工。

此外还得考虑对加工石器坯料的寻找、搬运和翻动等加工过程必须的劳作。显然, 在这一类劳作里, 要使用木棍棒的工具。甚至, 在用直接砸制法砸打石块时, 为了防止石块的跳动/晃动, 也为了避免手扶石块被砸伤, 采用树棍来压住被砸打的石块, 都是先民能采用的辅助性木质工具。

从手斧到石斧——简单石器进化为木石复合工具

原始社会的先民最初是将木器与石器并用, 后来发展到同一件工具上将石质与木质材料相结合, 构成木石复合工具。实际例证之一就是从手斧到石斧的演化。

手斧是猿人最初使用的简单石器, 首先发现于欧洲与非洲, 和砍砸器一样, 都是直接手握使用, 因而称为“手斧 (hand - axe)”, 这在世界各地许多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

大约公元前 15 至 20 万年以前, 非亚欧各地的早期智人普遍使用“手执石斧”。从非洲北部、亚洲 (直到东海)、欧洲 (从地中海直到不列颠) 各地出土的带刃石斧惊人地相似。

远古时代, 石斧是直立人和智人最先用于刮削树枝、砍伐木材、砍剥兽肉、削劈兽骨等多种用途的石质木柄工具。早期石斧是用石片打制而成, 形状粗糙厚重、不规整, 使用时用绳索将其绑在木棍的一端。后采用磨制技术, 并在石器上打孔, 这种石斧一般呈梯形或近似长方形, 两面有刃, 多斜刃或斜弧刃, 也有正弧刃或平刃。使用时, 用绳索穿过斧头尾端的小孔绑在木棍上。木柄石斧是最初的木石复合工具。经久耐用, 力度大, 使用起来比手斧更省力方便。石斧再后来演变成一种祭祀



用具，一直沿用到商周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演变，木柄石斧也被用于战争，成为一种武器。^[注13]

将石斧与旧石器时代一些工具的形体与用途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认为石斧是由旧石器时代的长身圆头砍砸器、刮削器发展演变而来的。^[注14]

石斧作为最早的木石复合工具，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文物，在原始社会早期的文化遗址中，普遍存在。

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近百件通体磨光石斧，形体有多种，有条形、梯形、长方形等，通常尺寸：长10至15厘米、宽5厘米、厚2.5厘米左右，有的还可见到捆绑在木柄上磨损的痕迹。^[注15]

湖南澧县都督塔遗址的4件石斧，其中一件为梯形，通体磨光，横断面为扁圆形，两面刃，刃口外弧状，砂岩，长6.5厘米，刃宽6.2厘米，中厚1.8厘米。另三件均残。^[注16]

河南洛阳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石斧，就其样式可分为三型。一型略呈梯形，剖面呈椭圆形，通体琢磨，刃部磨制较精且为扁刃。二型呈长方形，上窄下宽，磨光。三型为细腰形，打制，较厚重，其中一件长13.2厘米、大端宽10.9厘米、小端宽9.5厘米、腰宽8厘米，中厚3.3厘米。^[注17]

江西湖口文昌汭原始农业遗址发现石斧12件，均为双面刃。一型为长梯形，横断面为扁圆形，刃口外弧，斧背呈弧圆形，麻石质，刃口有磨损，最大的一件长19厘米，刃口宽8.5厘米，中厚3.5厘米。另有一型造型相当美观，通体光滑，长16厘米，刃宽9.5厘米、中厚3.5厘米。又一型4件均残缺，梯形，两侧磨平，横断面呈腰鼓形，凸弧刃，麻石质。还有一型为长条形，横剖面呈鼓形，厚重，长17厘米、刃宽5.7厘米、中厚5厘米。^[注18]

石斧形体并无规范，在考古报告及论述中，学者们花费了许多笔墨说明。就出土实物看，石斧的平面状态有条形、梯形、长方形、“凸”字形，横断面有椭圆形、扁圆形、菱形。这些形状都只是近似。石斧顶部一般比器身细而长，有的呈棒头状。有的斧有“肩”（就是在石器一头窄面上制成台阶，形如双肩）或有“段”（就是在宽面上制成台阶）。刃口有的近似直线、有的是弧线。有的石斧还钻孔，或作成亚腰形……因时地变迁，又有许多不同：如仰韶文化遗址的石斧，体形浑厚；大汶